

## 快人快語

這是快的時代吃要快愛要快  
吃飽了好求愛愛過了就忘  
這是吹的時代事事吹吹要快  
吹得大不怕破吹過火嘴痛快  
這是搖得時代你搖頭我扭腰  
搖啊搖擺啊擺搖得凶倒得快  
這是美的時代男要帥女要媚  
開一刀痛一回刀要快美又帥  
拿得起放得快痛痛快快有詞為證  
泡妞要快懷孕就快  
戀愛要快離婚就快  
投機要快倒閉就快  
賺錢要快浪費就快  
開車要快往生就快  
求神要快投胎就快  
不呆不快呆了更快  
快意人生人生要快  
姥姥筆快讀者眼快  
快人快語笑得就快

劉天擎作于2005年9月8日



人生入秋，便開始被友人指着腦袋說：“呀，你怎麼也有白發了？”

聽罷笑而不答。偶爾笑答一句：“因為頭發裏的色素都跑到稿紙上去了。”

就這樣，嘻嘻哈哈、糊裏糊塗地翻過了生命的山脊，開始漸漸下坡來。或者再努力，往上登一登。

對鏡看白發，有時也會認真起來：這白發中的第一根是何時出現的？爲了什麼？思緒往往會超越時空，一下子回到了少年時——那次同母親聊天，母親背窗而坐，窗子敞着，微風無聲地輕輕掀動母親的頭髮，忽見母親的一根頭髮被吹立起來，在夕照裏竟然銀亮銀亮，是一根白發！這根細細的白發在風裏柔弱搖曳，卻不肯倒下，好似對我召喚。我第一次看見母親的白發，第一次強烈地感受到母親也會老，這是多可怕的事啊！我禁不住過去撲在母親懷裏。母親不知出了什麼事，問我，用力想托我起來，我卻緊緊抱住母親，好似生怕她離去……事後，我一直沒有告訴母親這究竟爲了什麼。最濃烈的感情難以表達出來，最脆弱的感情祇能珍藏在自己心裏。如今，母親已是滿頭白發，但初見她白發的感受卻深刻難忘。那種人生感，那種淒然，那種無可奈何，正像我們無法把地上的落葉拋回樹枝上去……

當妻子把一小酒盅染發劑和一支扁頭油畫筆拿到我面前，叫我幫她染發，我心裏一動，

人生苦短，人生無常，智者不應該爲自己沒有的悲傷而活，而應爲自己擁有的歡喜而活。

### 破產的老闆

1929年，紐約股市崩盤，美國一家大公司的老闆憂心忡忡地回到家里。

“你怎么了？親愛的！”妻子笑容可掬地問道。

“完了！完了！我被法院宣告破產了，家里的所有的財產明天就要被法院查封了。”他說完便傷心地低頭飲泣。

妻子這時柔聲問道：“你的身體也被查封了嗎？”

“沒有！”他不解地抬起頭來。

“那麼，我這個做妻子的也被查封了嗎？”

“沒有！”他拭去了眼角的淚，無助地望了妻子一眼。

“那孩子們呢？”

“他們還小，跟這檔事沒關係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那麼，怎能說家里所有的財產都要被查封呢？你還有一個支持你的妻子以及一群有希望的孩子，而且你有豐富的經驗，還擁有上天賜予的健康的身體和靈活的頭腦。至於丟掉的財富，就當是過去白忙一場算了！以後還可以再賺回來的，不是嗎？”

三年後，他的公司再度成爲《財富》雜誌評選的五大企業之一。

在你感到沮喪的時候，請列出一張詳細的生命資產表——

你有沒有完好的雙手雙腳？有沒有一個會思考的大腦和健康的身體？有沒有親人、朋友、伴侶、孩子？有沒有某方面的知識和特長？把注意力放在你所擁有的，而不是沒有的或失去的部分，你將發現，原來自己已經夠幸福了！

### 尋找戈多

2003年9月6日，一則尋人啓事，出現在美國《紐約時報》的網絡版上。

戈多，請速回紐約765號，馬洛斯先生（注：戈多的生父）已經敗訴。關於您的監護人問題，

經聯邦最高法院裁定，屬詹妮弗小姐（注：戈多的生母），贍養費問題亦一併有了結果，由馬洛斯先生支付，每月32萬美元。祝賀您戈多！您忠誠的律師：何塞·列勃曼

紐約的離婚率高達百分之六十，諸如此類的訴訟司空見慣。然而，尋找戈多的啓事刊出後，還是引起不小的震動。

第一個作出反應的，是曼哈頓聯邦警察局。他們對本區還存在着如此不尊重兒童的行爲，感到不能容忍。曼哈頓在紐約一向被稱爲“兒童的天堂”，現在一個未成年兒童，在兩個成年人鬧離婚的時候，竟然被搞得不明下落，真是豈有此理？他們立即在網上發出傳喚令，要求馬洛斯先生和詹妮弗小姐，在24小時之內，到曼哈頓聯邦警察局報道。

接着做出反應的，是520位戈多式的人物。他們都遇到了類似的問題，有的甚至比戈多的還要複雜。他們都希望列勃曼能成爲他們的代理律師。有一位甚至說，如果列勃曼律師能將他的三位兄弟送進監獄，他願以應得的三十層大廈作爲回報。

再者是戈多的羨慕者。他們認爲戈多幾乎是在一夜之間，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如果他們是戈多，會立即回到765號召開新聞發佈會，接着就邀請好萊塢童星艾布·懷特同餐共飲。

就在衆人對此興趣正濃的時候，《紐約時報》收到一封信，是戈多寫給他的母親詹妮弗小姐的。他說，他不願回紐約765號了，他現在生活得很好。下面是信的一段內容：從他們的窗戶里向外看，是瓜田和葡萄園，不是我們家前面的購物中心和停



出一茬雪白。任你怎樣去染，去遮蓋，它還是茬茬涌現。人生的秋天和大自然的春天一樣頑強。擋不住的白發啊！

開始時精心細染，不肯漏掉一根。但事情忙起來，沒有閑暇染發，祇好任由它花白。染又麻煩，不染難看，漸而成了負擔。

這日，鄰家一位老者來訪。這老者閱歷深，博學，又健朗，鶴發童顏，很有神采。他進屋，正坐在陽光裏。一個畫面令我震驚——他不單頭發通白，連胡須眉毛也一概全白；在強光的照耀下，蓬鬆柔和，光明透澈，亮如銀絲，竟沒有一根灰黑色，真是美極了！我禁不住說，將來我也修煉出您這一頭漂亮瀟灑的白發就好了，現在的我，染和不染，成了兩難。老者聽了，朗聲大笑，然後對我說：“小老弟，你挺明白的人，怎麼在白發面前糊塗了？孩童有稚嫩的美，青年有健旺的美，你有中年成熟的美，我有老來衝淡自如的美。這就像大自然的四季——春天葱蘢，夏天繁盛，秋天斑斕，冬天純淨。各有各的美感，各有各的優勢，誰也不必羨慕誰，更不能模仿誰，模仿必累，勉強更累。人的事，生而盡其動，死而盡其靜。聽其自然，對！所謂聽其自然，就是到什麼季節享受什麼季節。哎，我這話不知對你有沒有用，小老弟？”

我聽罷，頓覺地闊天寬，心情快活。擺一擺腦袋，頭上花發來回一晃，宛如搖動一片秋光中的蘆花。



白  
髮  
馮驥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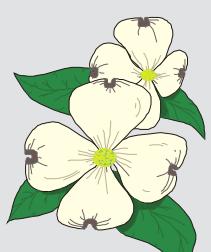
僅日日增多的白發需要加工，而且這時才知道，白發並不是由黑發變的，它們是從走向衰老的生命深處滋生出來的。當染過的頭發看上去一片烏黑青黛，它們的根部又齊刷刷冒



心懷日月登西方  
燈臺塵世照大千

心燈先生  
千古 2006

驚悉心燈先生因病不幸仙逝，本報全體人員深爲悲痛！作爲本報專欄作者之一，心燈先生在“活在當下”欄目裏爲克城讀者撰寫了許多勸慰人生的好文章，此外心燈先生還是本報健康生活欄目“萬寶堂梁醫師信箱”的作者。心燈先生的逝世，是本報的損失，也是克城及周邊地區的廣大華報讀者的損失。我們失去了一位好同事，一個好朋友。謹致哀悼之情，并請心燈先生的親屬節哀。



伊利華報全體同仁

車場；湯姆的媽媽在廚房里幹活時，湯姆的弟弟就在她的腳下爬來爬去。湯姆的職責是，夏天照料羊群，冬天在木箱里存滿木柴。

晚上，湯姆的媽媽和爸爸用同一個洗腳盆洗腳，並在同一盆水里爲對方搓腳；冬天，他們等太陽把早晨的空氣曬暖了再起床；夏天，他們在大樹下乘涼；衣服就在兩棵樹之間的晾衣繩上曬干。

神聖的日子，他們都是在家里慶賀，而不是到飯店里；湯姆奶奶死的時候，他們不像城里人那樣在報上發訃告，而是趕着馬車親自去通知親戚和鄰居。

湯姆奶奶是個好人，她告訴我：人有手就要勞動，有心就要敬上帝。她還說：在紐約，人疊人地居住在一起，不是個好主意。她是在把曬干的草藥往聽里裝的時候去世的，那一天，她整整101歲。

這封信被刊登在9月11日的《紐約時報》上。據說，它幾乎把整個紐約攪亂了。以至於布什在世貿大樓的廢墟前講話時，就有許多人拿着報紙，看這封信。他們都想知道戈多所在的地方。

由於戈多沒有留下具體的地址，人們只知道，他在地球的某個地方。這個地方的人過着和自然法則一致的生活。（文：何全峰）

## 經營有方

Paul Wadden 文  
方紅 譯



早晨7點，日本京都，出租汽車公司剛剛打來第二次電話，說他們找不到我的房子。我又詳細說明前來的方向，哪怕瞎了眼睛的汽車司機也找得到的。然後不耐煩地看了一眼手表，等着。離飛機起飛只剩兩個小時了，而到機場的路程就要花一個多小時。

外面，大雨如注，勢欲將我那座築在山坡上的搖搖欲墜的小屋衝掉。這裏位于京都北面很遠的地方，城市公共汽車一天祇有3趟從這兒蹣跚而過。

電話又響了，“實在對不起。”調度員開口說。這時我突然意識到發生了什麼情況。要車的電話大多

了，公司祇辦理市內短程業務以求獲得最大利潤。我聽說過天氣不好時就會發生這種情況。我對着話筒說，我要乘一架飛機——我必須在正午以前趕到漢城——我將在幾百米外的卡莫河的一座橋上迎接出租車。

站在風大浪涌的急流上方，橫掃過來的暴雨浸透了我的外衣，我朝公路的兩頭注視着，沒有出租車。最後，我艱難地努力撐起雨傘，拖起行李箱，開始攔車。一輛轎車過去了，司機和乘客張大眼睛望着這個瘋瘋癲癲的、衣着考究的外國人在傾盆大雨中一邊退後幾步，一邊伸出大拇指。

一輛白色的尼桑車從另一方向開近，然後制住了。一個年輕人推開車門，打着手勢要我坐進汽車。我又冷又生氣，渾身發抖，爬了進去。

那個人用十分謙恭的日語，說明他就是今天早上我同他通了3次電話的那個調度員。爲了送我趕乘飛機，他離開了自己的工作崗位，開着自己的私人汽車從公司趕來的。他一再道歉，但並未說明爲什麼沒有一輛出租車中途讓我搭車，祇是說他們這天早晨“非常非常忙”。他把我直接送到機場公共汽車的停車站，謝絕了我塞進他手裏的2000日元，接着他又再三道歉，請我以後光顧他的公司。幾個小時以後，當那架因暴風雨推遲起飛的飛機離地升空的時候，我舒心地坐上自己的座位，打開了報紙。無意中，在第二版我的雙眼掃到一篇短文的標題：今早京都出租汽車司機開始罷工。